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八

明 楊士奇等 撰

律歷

東漢和帝永元十四年待詔大史霍融上言曰官漏刻
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
夏歷密詔書下太常令史官與融以儀校天課度遠近
太史令舒承梵等對案官所施漏法令甲第六常符漏

品孝宣皇帝三年十二月乙酉下建武十年二月壬午詔書施行漏刻以日長短為數率日南北二度四分而增減一刻一氣俱十五日日去極各有多少今官漏率九日移一刻不隨日進退夏歷漏隨日南北為長短密近於官漏分明可施行

安帝延光二年中謁者亶誦上言曰當用甲寅元河南梁豐言當復用太初尚書郎張衡周興皆能歷數難誦豐或不對或言失誤衡興參案儀注者考往較今以為

九道法最密詔書下公卿詳議大尉愷等上侍中施延等議太初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月以晦見西方食不與天相應元和改從四分四分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讖可施行博士黄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道河南尹祉太子舍人李泓等四十人議即用甲寅元當除元命苞天地開闢獲麟中百一十四歲推閏月六直其日或朔晦弦望二十四氣宿度不相應者非一用九道為朔月有比三大二小皆踈遠

元和變歷以應保乾圖三百歲斗歷改憲之文四分歷本起圖讖最得其正不宜易愷等八十四人議宜從太初尚書令忠上奏諸從太初者皆無效驗徒以世宗攘夷廓境享國久長為辭或云孝章改四分災異卒甚未有善應臣伏惟聖王興起各異正朔以通三統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為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稽先代違於帝典太宗遵修三階以平黄龍以至刑犴以錯五者以備哀平之際同承太初而妖孽累仍痾禍非一議者不

以成數相參考真求實而泛采妄説歸福太初致咎四分太初歷衆賢所立是非已定永平不審復革其弦望四分有謬不可施行元和鳳鳥不當應歷而翔集遠嘉前造則喪其休近譏後改則隱其福陋見曲論未可為是臣輒復重難衡興以為五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比諸術為近然猶未稽於古及劉向子歆欲以合春秋横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兩歷相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

迂闊不可復用昭然如此史官所共見非獨衜與前以為九道密近今議者以為有闕及甲寅元復多遺失皆未可取正昔仲尼順假馬之名以崇君之義況天之歴數不可任疑從虛以非易是上納其言遂改歴事

順帝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言曰世微於數虧道盛於得常數虧則物衰得常則國昌孝武皇帝攄發聖思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乃詔太史令司馬遷治歴鄧平等更建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乾鑿

度八十分之四十三為日法設清臺之候驗六異課效
觕密太初為最其後劉歆研幾極深驗之春秋參以易
道以河圖帝覽嬉雒書甄曜度推廣九道百七十一歲
進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歲一超次與天相應少有闕
謬從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歲進退餘分六十三
治歷者不知處之推得十二度弦望不効挾廢術者得
竄其說至永和二年小終之數寖過餘分稍增月不用
晦朔而光見孝章皇帝以保乾圖三百年斗歷改憲既

用四分以太白復樞甲子為癸亥引天從筭耦之目前更以庚申為元既無明文托之於獲麟之歲又不與感精符單閼之歲同史官相代因成習疑少能鉤深致遠案弦望足以知之詔書下三公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歷宗訢等議建歷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三者有程則歷可成也四分歷仲紀之元起於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

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尋之上行復得庚申歲歲相承承下尋上其執不誤此四分歷元明文圖讖所著也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在庚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歲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案歲所超於天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俱超日行一度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而周天一匝名曰歲歲從一辰日不得空周天則歲無由起辰案百七十歲二部一章小

餘六十三自然之數也夫數出於抄曶以成毫氂毫氂積累以成分寸兩儀既定日月始離初行生分積分成度日行一度一歲而周故為術者各生度法或以九百四十或以八十一法有細觕以生兩科其歸一也日法者日之所行分也日垂令明行有常節日法所該通遠無已損益毫氂差以千里自此言之數無緣得有虧棄之意也今欲飾平之失斷法垂分恐傷大道以步日月行度終數不同四章更不得朔餘一雖言九道去課進

退恐不足以補其闕且課歷之法晦朔變弦以月食天驗昭著莫大焉今以去六十三分之法為歷驗章和元年以來日變二十事月食二十八事與四分歷更失定課相除四分尚得多而又便近孝章皇帝歷度審正圖儀晷漏與天相應不可復尚文曜鉤曰高辛受命重黎說文唐堯即位羲和立禪夏后制德昆吾列神成周改號萇弘分官運斗樞曰常占有經世史所明洪範五紀論曰民間亦有黃帝諸歷不如史官紀之明也自古及

今聖帝明王莫不取言於羲和常占之官定精微於晷儀正衆疑於祕藏中書改行四分之原及光武皇帝數下詔書草創其端孝明皇帝課校其實孝章皇帝宣行其法君更三聖年歴數十信而徵之舉而行之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甲寅詔書故事奏可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上言歴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盜賊相續為歴周甲寅為元而用庚申圖緯無以庚為元者近秦所用代周之元

太史治歴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説乞與本庚申元經緯有明受虛欺重誅乙夘詔書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務得道真以羣臣會司徒府議議郎蔡邕議以為歴數精微去聖久遠得失更迭術術無常是以承秦歴用顓頊元用乙夘百有二歳孝武皇帝始改正朔歴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歳孝章皇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各以庚申為非甲寅為是案歴法黄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據則殷歴

元也他元雖不明於圖讖各家術皆當有効於其當時黄帝始用太初丁丑之元有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歷雜候清臺課在下第卒以踈闊連見劾奏太初効驗無所漏失是則雖非圖讖之元而有効於前者也及用四分以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新元效於今者也延光元年中謁者亶誦亦非四分庚申上言當用命歷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參議正處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

以筭追而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故有古今之術今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之不能下通於今也元命苞乾鑿度皆以為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及命歷序積獲麟至漢起庚子蔀之二十三歲竟己酉戊子及丁卯蔀六十九歲合為二百七十五歲漢元年歲在乙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極開闢則不在庚申讖雖無文其數見存而光晃以為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獲麟至漢百六十二

歲轉差少一百十四歲云當滿足則上違乾鑿度元命苞中使獲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歷序獲麟漢相去四蔀年數與奏記譜注不相應當今歷正月癸亥朔光晃以為乙丑朔乙丑之與癸亥無題勒欵識可與衆共别者須以弦望晦朔光魄虧滿可得而見者考其符驗而光晃歷以考靈曜二十八宿度數及冬至日所在與今史官甘石舊文錯異不可考校以今渾天圖儀檢天文亦不合於考靈曜光晃誠能自依其術更造

望儀以追天度遠有驗於圖書近有効於三光可以易
奪甘石窮服諸術者實宜用之難問光晃但言圖讖所
言不服
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
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史官用太初鄧平術冬至之日日
在斗二十二度而歴以為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
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迕用望平和
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

是始用四分歷庚申元之詔也深引河雒圖讖以為符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興構而光晃以為固意造妄說違反經文謬之甚者昔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舜協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歷明時可謂正矣且猶遇水遭旱戒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光晃以為陰陽不和姦臣盜賊皆元之咎誠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從秦來漢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區區信用所學亦妄虛無造欺語

之愆至於改朔易元往者壽王之術已課不效亶誦之議不用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太尉耽司徒隗司空訓以邕議劾光晃不敬正鬼薪法詔書勿治

靈帝時議郎蔡邕於朔方上書曰論天體者三家宣夜之學絶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僅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黄道占察發斂以行日月

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本欲寢伏儀下思惟微意按度成數以著篇章罪惡無狀投畀有北灰滅雨絶勢路無由宜問羣臣下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時閣官用事邕議不行

魏明帝景初間尚書郎楊偉上表曰臣覽載籍斷考歷數時以紀農月以紀事其所由來遐而尚矣乃自少昊則玄鳥司分顓頊帝嚳則重黎司天唐帝虞舜則羲和

掌曰三代因之則世有日官日官司歷則頒之諸侯諸侯受之則頒于境内夏后之世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則書載胤征由此觀之審農時而重人事歷代然之也逮至周室既衰戰國横騖告朔之羊廢而不絀登臺之禮滅而不遵閏分乖次而不識孟陬失紀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蟄蟲之不藏也是時也天子不協時司歷不協日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人事不恤廢棄農時仲尼之撥亂於春秋説襃貶糾黜司歷失閏則譏而書之

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自此以降暨于秦漢乃復以孟冬為歳首閏為後九月中節乖錯時月紕繆加時後天蝕不在朔累載相襲久而不革也至武帝元封七年始乃悟其繆焉於是改正朔更歴數使天才通人更造太初歴校中朔所差以正閏分課中星得度以考疎密以建寅之月為正朔以黄鍾之月為律歴初其歴斗分太多後遂踈闊至元和二年復用四分歴施而行之至于今日考察日蝕率常在晦是則斗分太多故先密後疎

而不可用也是以臣前以制典餘日推考天路稽之前典驗之以蝕朔詳而精之更建密歷則不先不後古今中天以昔在唐帝協日正時允釐百工咸熙庶績也欲使當今國之典禮凡百制度皆韜合往古郁然備足乃改正朔更歷數以大呂之月為歲首以建子之月為歷初臣以為昔在往代則法日顓頊曩自軒轅則歷日黃帝暨至漢之孝武革正朔更歷數改元曰太初因名太初歷今改元為景初宜曰景初歷臣之所建景初歷法

數則約要施用則近密治之則省功學之則易知雖復使研桑心筭隷首運籌重黎司晷羲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術數之極者皆未能並臣如此之妙也

晉武帝時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曰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為正潘岳以為習用已久不宜復改尚書郎摯虞駮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筭數之紀依

律計分以定短長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
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
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
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
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
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
所取徵皆絓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
際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計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

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茍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為宜如所奏

宋文帝頗好歷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

二十年上表曰臣受性頑惰少所開解自昔幼年頗好歷數躭情注意迄于白首臣亡舅故祕書監徐廣素善其事有既往七曜歷每記其得失自太和至泰元之末四十許年臣因比歲考校至今又四十載故其疎密差會皆可知也夫圓極常動七曜運行離合去來雖有定勢以新故相涉自然有毫末之差連日累歲積微成著是以虞書著欽若之典周易明治歷之訓言當訓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也漢代雜候清臺以昏明中星課

日所在雖不可見月盈則蝕必當其衝以月推日則躔次可知焉捨易而不為役心於難事此臣所不解也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今季夏則火中又宵中星虛以殷仲秋今季秋則虛中爾來二千七百餘年以中星檢之所差二十七八度則堯冬令至日在須女十度左右也漢之太初歷冬至在牽牛初後漢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斗二十一臣以月蝕檢之則景初今之冬至應在斗十七又史官受詔以土圭測景考校二至差三日

有餘從來積歲及交州所上檢其增減亦相符驗然則今之二至非天之二至也天之南日在斗十三四矣此則十九年七閏數微多差復改法易章則用算滋繁宜當隨時遷革以取其合案後漢志春分日長秋分日短差過半刻尋二分在二至之間而有長短因識春分近夏至故長秋分近冬至故短也楊偉不悟即用之上歷表云自古及今凡諸歷數皆未能並已之妙何此不曉亦何以云是故臣更建元嘉歷以六百八為一紀半之

為度法七十五為室分以建寅之月為歲首雨水為氣初以諸法閏餘一之歲為章首冬至從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合朔月蝕不在朔望亦非歷意也故元嘉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伏惟陛下允迪聖哲先天不違劬勞庶政寅亮鴻業究淵思於往籍探妙旨於未聞窮神知化罔不該覽是以愚臣欣遇盛明効其管穴伏願以臣所上元嘉法下史官考其踈密若謬有可採庶或補正闕謬以備萬分詔

曰何承天所陳殊有理據可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
兼丞嚴粲奏白太子率更令領國子博士何承天表更
改元嘉厯法以月蝕檢令冬至日在斗十七以土圭測
影知冬至已差三日詔使付外檢署以元嘉十一年被
勑使考月蝕土圭測影檢署由來用偉景初法冬至之
日日在斗二十一度少檢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望月蝕
加時在卯到十五日四更二唱丑初始蝕到四唱蝕既
在營室十五度末景初其日日在軫三度以月蝕所衝

考之其日日躔在翼十五度半又到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酉到亥初始食到一更三唱蝕既在鬼四度景初其日日在女三以衡考之其日日躔在斗六度半又到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戌之半到二更四唱亥末始蝕到三更一唱食既在井三十八度景初其日日在斗二十五以衡考之其日日躔在斗二十二度半到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望月蝕加時在戌其日月始生而巳蝕光巳生四分之一格在斗

十六度許景初其日日在井二十四考取其衡其日日躔在井二十又到十七年九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子之少到十五日未二更一唱始蝕到三唱蝕十五分之十二格在卯一度半景初其日在房二以衡考之則其日日在氐十三度半凡在五蝕以月衡一百八十二度半考之各至之日日並不在斗二十一度少並在斗十七度半間悉如承天所上又去十一年起以土圭測景其年景初法十一月七日冬至前後陰不見影到十

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冬至其十五日影極長到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其二十六日影極長到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其前後並陰不見到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冬至十八日影極長到十六年十一月二日冬至其十月二十九日影極長到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冬至其十日影極長到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冬至二十一日影極長到十九年十一月六日冬至其三日影極長到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冬至其前後並

陰不見影尋校前後以影極長為冬至並差三日以月
蝕檢日所在已差四度土圭測影冬至又差三日今之
冬至乃在斗十四間又如承天所上又承天法每月朔
望及紘皆定大小餘於推交會時刻雖審皆用盈縮則
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殊為異舊日蝕不唯在朔
亦有在晦及二日公羊傳所謂或失之前或失之後愚
謂此一條自宜仍舊員外散騎郎皮延宗又難承天若
晦朔定大小餘紀首值盈則退一日便應以故歲之晦

為新紀之首承天乃改新法依舊術不復每月定大小餘如延宗所難太史所上有司奏治歷改憲經國盛典爰及漢魏屢有變革良由術無常是取協當時方今皇猷載暉舊域光被誠應綜覈晷度以播維新承天歷術合可施用宋二十二年普用元嘉歷詔可

孝武帝大明六年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上表曰古歷疎舛頗不精密羣氏糾紛莫審其要何承天所奏意存改革而置法簡畧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覩厥謬日月

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影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兩宿分至乖失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察無準臣生屬聖辰逮在昌運敢率愚瞽更刱新歷謹立改易之意有二設法之情有三改者其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歳有七閏閏數為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既移則應改法歷紀屢遷實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令卻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其二以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

此推之唐代冬至日令宿之左五十許度漢代之初即用秦歷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歷冬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晉時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並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既差則七曜宿度漸與歷舛乖謬既著輒應改制僅合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令令冬至所在歲歲微差卻檢漢注並皆審密

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為辰首位在正北爻應初九斗氣之端虛為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今歷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為先歷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歷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歷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歷中衆條並應以此為始而景初歷交會遲疾亦置紀差裁合朔氣而已條序紛互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

以上元歲首為始則合璧之曜信而有徴連珠之暉於是乎在羣流共源實精古法若夫測以定形㨿以實效縣象著明尺表之驗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深練始終大存整密革新變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理不自懼用繁之意顧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為體非細不密臣是用深析毫釐以全求妙之凖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制非為思而莫悟知而不改也竊恐讚有然否每崇遠而隨近

論有是非或貴耳而遺目所以竭其管穴俯洗同異之
嫵披心日月仰希葵藿之照若臣所上萬一可采伏願
頒宣羣司賜垂詳究庶陳錙銖少增盛典世祖下之有
司使內外博議時人少解歷數竟無異同之辯唯太子
旅賁中郎將戴法興議以為三精數微五緯會始自非
深推測窮識晷變豈能刋古革今轉正圭宿案祖沖之
所議每有違舛竊以愚見隨事辯問案沖之新推歷術
今冬至所在歲歲微差臣法興議夫二至發斂南北之

極日有恒度而宿無改位古歴冬至皆在建星戰國橫騖史官喪紀爰及漢初格候莫審後雜覘知在南斗二十二度元和所用即與古歴相符也逮至景初而終無毫忒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直以月維四仲則中宿常在衛陽羲和所以正時取其萬世不易也沖之以為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遂虚加度分空撤天路其置法所在近違半次則四十五年九月率移一度在詩七月流火此夏正建申之時也定之方中又小

雪之節也若冬至審差則豳公火流晷長一尺五寸楚宫之作晝漏五十三刻此詭之甚也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就如沖之所誤則星無定次卦有差方名號之正古今必殊典誥之音代不通軌堯之開閉今成建除今之壽星乃周之鶉尾即時東壁已非玄武軫星頓屬蒼龍誣天背經乃至於此沖之又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臣法興議夫日有緩急故斗有闊狹古人制章立為中格

年積十九常有七閏晷或虛盈此不可革沖之削閏壞章倍減餘數則一百三十九年二月於四分之料頻少一日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輙失一閏夫日少則先時閏失則事悖竊聞時以作事事以厚生以此乃生人之大本歷數之所先愚恐非沖之淺慮妄可穿鑿沖之又命上元日度發自虛一云虛為北方列宿之中臣法興議沖之既云冬至歲差又謂虛為北中舍形責影未足為迷何者凡在天非日不明居地以斗而辯借令冬至在

虛則黃道彌遠東北當爲黃鍾之宫室壁應屬玄枵之位虛宿豈得復爲北中乎曲使分至屢遷而星次不改招摇易繩而律吕仍往則七政不以璣衡致齊建時亦非攝提所紀不知五行何居六屬安託沖之又令上元年在甲子臣法興議夫置元設紀各有所尚或據文於圖讖或取效於當時沖之云羣氏糾紛莫審其會昔黃帝辛卯日月不過顓項乙卯四時不忒景初壬辰晦無差光元嘉庚辰朔無錯景豈非承天者乎沖之苟存甲

子可謂為合以求天也沖之又令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為始臣法興議夫交會之元則食既可求遲疾之際非凡夫所測昔賈逵畧見其差劉洪𢬵著其術至於疎密之數莫究其極且五緯所居有時盈縮即如歲星在軫見超七辰術家既追筭以會今則往之與來斷可知矣景初所以紀首置差元嘉兼又各設後元者其並省功於實用不虛推以為煩也沖之既違天於改易又設法以遂情愚謂此治歷之大過也臣法興議曰

有八行各成一道月有一道離為九行左交右疾倍半相違其一終之理日數宜同沖之通同與會相覺九千四十其陰陽七十九周有奇遲疾不及二帀此則當縮反盈應損更益沖之隨法興所難辯折之曰臣少鈍愚尚專功數術搜練古今博采沈奥唐篇夏典莫不㨎量周正漢朔咸加該驗罄策籌之思究疏密之辨至若立員舊誤張衡述而弗改漢時解銘劉歆詭謬其數此則筭氏之劇疵也乾象之弦望定數景初之交度周日匪

謂測候不精遂乃乘除翻謬斯又歴家之甚失也及鄭玄闞澤王蕃劉徽並綜數藝而每多疏舛臣昔以暇日撰正衆謬理據炳然易可詳密此臣以俯信偏識不虚推古人者也按何承天歴二至先天閏移一月五星見伏或違四旬列差妄設當益反損皆前術之乖遠臣歴所改定也既沿波以討其源刪滯以暢其要能使躔次上通晷管下合反以譏詆不其惜乎尋法興所議六條並不造理難之關楗謹陳其目其一日度歲差前法所

畧臣據經史辨正此數而法興設難徵引詩書三事皆謬其二臣校晷景改舊章法法興立難不能有詰直云恐非淺慮所可穿鑿其三次改方移臣無此法求術意誤橫生嫵貶其四歷上元年甲子術體明整則苟合可疑其五臣其歷七曜咸始上元無隙可乘復云非凡所測其六遲疾陰陽法興所未解誤謂兩率日數宜同凡此衆條或援謬自譏或空加抑絕未聞折正之談厭心之論也謹隨詰洗釋依源徵對仰照天暉敢罄管穴法

興議曰夫二至發斂南北之極日有恒度而宿無改位故古歴冬至皆在建星沖之曰周漢之際疇人喪業曲技競設圖緯實繁或借號帝王以崇其大或假名聖賢以神其説是以讖記多虛桓譚知其矯妄古歴舛雜杜預疑其非真按五紀論黄帝歴有四法顓頊夏周並有二術詭異紛然則孰識其正此古歴可疑之據一也夏歴七曜西行特違衆法劉向以為後人所造此可疑之據二也殷歴日法九百四十而乾鑿度云殷歴以八十

一為日法若易緯非差殷歷必妄此可疑之據三也顓
頊歷元歲在乙卯而命歷序云此術設元歲在甲寅此
可疑之據四也春秋書食有日朔者凡二十六其所據
歷非周則魯以周歷考之檢其朔日失二十五魯歷校
之又失十三二歷並乖則必有一僞此可疑之據五也
古之六術並同四分四分之法久則後天以食檢之經
三百年輙差一日古歷課今其甚疎者朔後天過二日有
餘以此推之古術之作皆在漢初周末理不得遠且卻

校春秋朔並先天此則非三代以前之明徵矣此可疑之據六也尋律歷志前漢冬至日在斗牛之際度在建星其勢相隣自非帝者有造則儀漏或闕豈能窮密盡微纖毫不失建星之說未足證矣法興議曰戰國橫騖史官喪紀爰及漢初格候莫審後雜覘知在南斗二十二度元和所用即與古歷相符也逮在景初終無毫忒沖之曰古術訛雜其詳闕聞乙卯之歷秦代所用必有效於當時故其言可徵也漢武改創檢課詳備正儀審

漏事在前史測星辨度理無乖遠今議者所是不實見所非徒為虛妄辨彼駁此旣非通談違今背古所誣誠多偏據一說未若兼今之為長也景初之法實錯五緯今則在衡口至曩已移日蓋略治朔望無事檢候是以晷漏昏明並即元和二分異景尚不知革日度微差宜其謬矣法興議曰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直以月推四仲則中宿常在衛陽羲和所以正時取其萬代不易也沖之以為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遂虛

加度分空撤天路沖之曰書以四星昏中審分至者據人君南面而言也且南北之正其詳易准流見之勢中天為極先儒注述其義僉同而法興以為書說四星皆在衛陽之位自在巳地進失向方退非始見迂迴經文以就所執違訓詭情此則甚矣捨午稱巳午上非無星也必據中宿餘宿豈復不足以正時若謂舉中語兼七列者觜參尚隱則不得言見昴星雖見當云伏矣奎婁已見復不得言伏見伏皆不得以為辭則名將何附若

中宿之通非允當實謹檢經旨直云星昴不自衛陽衛陽無自顯之義此談何因而立苟理無所依則可愚辭成說曾泉桑野皆為明證分至之辨竟在何日循復再三竊深歎息法興議曰其置法所在近違半次則四十五年九月率移一度沖之曰元和日度法興所是唯徵古歷在建星以今考之臣法冬至亦在此宿斗二十二了無顯證而虛貶臣歷乖差半次此愚情之所駭也又年數之餘有十一月而議云九月涉數每乖皆此類也

月盈則食必在日衝以檢日則宿度可辨請據效以課疏密按太史註記元嘉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夜月蝕盡在鬼四度以衝計之日當在牛六依法興議曰在女七又十四年五月十五日丁夜月蝕盡在斗二十六度以衝計之日當在井三十依法興議曰日在柳二又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丁夜月蝕在奎十一度以衝計之日當在角二依法興議曰日在角十二又大明三年九月十五日乙夜月蝕盡在胃宿之末以衝計之日當

在氐十二依法興議曰日在心二凡此四蝕皆與臣法
符同纖毫不爽而法興所據頻差十度違衡移宿顯然
易覩故知天數漸差則當式遵以為典事驗昭晳豈得
信古而疑今法興議曰在詩七月流火此夏正建申之
時也定之方中又小雪之節也若冬至審差則豳公火
流晷長一尺五寸楚宫之作晝漏五十三刻此詭之甚
也沖之曰臣按此議三條皆謬詩稱流火蓋略舉西移
之中以為驚寒之候流之為言非始動之辭也就如始

說冬至日度在斗二十二則火星之中當在大暑之前豈隣建申之限此專自攻糾非謂矯失夏小正五月昏大火中此復在衛陽之地乎又謂臣所立法楚宮之作在九月初按詩傳箋皆謂定之方中者室壁昏中形四方也然則中天之正當在室之八度臣歴推之元年立冬後四日此度昏中乃自十月之初又非寒露之日也議者之意葢誤以周世為堯時度差五十故致此謬小雪之節自信之談非有明文可據也法興議曰仲尼曰

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就如
沖之所誤則星無定次卦有差方名號之正古今必殊
典誥之音時不通軌堯之開閉今成建除今之壽星乃
周之鶉尾也即時東壁已非玄武軫星頓屬蒼龍誣天
背經乃至於此沖之曰臣以為辰極居中而列曜貞觀
羣像殊體而陰陽區别故羽介咸陳則水火有位蒼素
孫設則東西可準非以日之所在定其名號也何以明
之夫陽爻初九氣始正北玄武七列虛當子位若圓儀

辨方以日為主冬至所舍當在玄枵而今之南極乃處東維違體失中其義何附若南北以冬夏禀稱則卯酉以生殺定號豈得春躔義方秋麗仁域名舛理乖若此之反哉因兹以言固知天以列宿分方而不在於四時景緯環序日不獨守故𨌬矣至於中星見伏記籍每以審時者葢以歷數難詳而天驗易顯各據一代所合以為簡易之政也亦猶夏禮未通商典濩容豈襲韶節誠天人之道同差則埶之與因代而推移矣月位稱建諒

以氣之所本名隨實著非謂斗杓所指近校漢時已差
半次審斗節時其效安在或義非經訓依以成說將緯
候多詭偽辭閒設乎次隨方名義合宿體分至雖遷而
厥位不改豈謂龍火貿處金水亂列名號乖殊之譏抑
未詳究至如壁非玄武軫屬蒼龍瞻度察晷實效咸然
元嘉歷法壽星之初亦在翼限參校晉注顯驗甚衆天
數差移百有餘載議者誠能馳辭騁辯令南極非冬至
望不在衝則此談乃可守耳若使日遷次留則無事屢

嫌乃臣歷之良證非難者所宜列也尋臣所執必據經史遠考唐典近徵漢籍讖記碎言不敢依述竊謂循經之論也月蝕檢日度事驗昭著史注詳論文存禁閣斯又稽天之說也堯典四星並在衛陽今之日度遠淮元和誣背之誚實此之謂法興議曰夫日有緩急故斗有闊狹古人制章立為中格年積十九常有七閏晷或盈虛此不可革沖之削閏壞章倍減餘數則一百三十九年二月於四分之料頓少一日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輙

失一閏夫日少則先時閏失則事悖竊聞時以作事事以厚生此乃生民之所本歷數之所先愚恐非沖之淺慮妄可穿鑿沖之曰按後漢書及乾象說四分歷法雖分章設蔀𠜇自元和而晷儀衆數定於嘉平三年四分志立冬中影長一丈立春中影九尺六寸尋冬至南極日晷最長二氣去至日數既同則中影應等而前長後短頓差四寸此歷景冬至後天之驗也二氣中影日差九分半弱進退均調晷無盈縮以率計之二氣各退一

日十二刻則晷影之數立冬更短立春更長並差二寸二氣中影俱長九尺八寸矣即立冬立春之正日也以此推之歷置冬至後天亦二日十二刻也嘉平三年時歷丁丑冬至加時正在日中以二日十二刻減之天定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後三十八刻又臣測景歴紀躬辨分寸銅表堅剛暴潤不動光晷明潔纖毫盡然據大明五年十月十日影一丈七寸七分半十一月二十五日一丈八寸一分太二十六日一丈七寸五分彊折

取其中則中天冬至應在十一月三日求其蚤晚令後二日影相減則一日差率也倍之為法前二日減以百刻乘之為實以法除實得冬至加時在夜半後三十一刻在元嘉歷後一日天數之正也量檢竟年則數減均同異歲相課則遠近應率臣因此驗考正章法今以臣歷推之刻如前竊謂至密永為定式尋古歷法並同四分四分之數久則後天經三百年朔差一日是以漢載四百食率在晦魏代已來遂革斯法世莫之非者誠有效

於天也章歳十九其疏尤甚同出前術非見經典而議云此法自古數不可移若古法雖疏永當循用謬論誠立則法興復欲施四分於當今矣理容然乎臣所未譬也若謂今所革朔違舛失衷者未聞顯據有以矯奪臣法也元嘉歴術減閏餘二直以襲舊分麤故進退未合至於棄盈求正非為乖理就如議意率不可易則分無增損承天置法復為違謬節氣蚤晚當循景初二至差三日曾不覺其非横謂臣歴為失知日少之先時未悟

增月之甚惑也誠未覩天驗豈測歷數之要生民之本諒非率意所斷矣又法興始云窮識晷變可以刋舊今復謂晷數盈虛不可為準互自違伐罔識所依若推步不得準天功絕於心目未詳歷紀何因而立案春秋以來千有餘載以食檢朔曾無差失此則日行有恒之明徵也且臣考影彌年窮察毫微課驗以前合若符契孟子以為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斯言實矣日有緩急未見其證浮辭虛貶竊非所懼法興議曰沖之既云冬至

歲急又謂虛為北中捨形責影未足為迷何者凡在天非日不明居地以斗而辨借令冬至在虛則黄道彌遠東北當為黄鍾之宫室壁應屬玄枵之位虛宿豈得復為北中乎曲使分至屢遷而星次不改招揺易繩而律吕仍往則七政不以璣衡致齊建時亦非攝提所紀不知五行何居六屬安託沖之曰此條所嫌前牒已詳次改方移虛非中位繁辭廣證自搆紛惑皆議者所謬誤非臣法之違設也七政致齊實謂天儀鄭王唱述厥訓

明允雖有異說蓋非實義法興議曰夫置元設紀各有所尚或據文於圖讖或取效於當時冲之云羣氏糾紛莫審其會昔黄帝辛卯日月不過顓頊乙卯四時不忒景初壬辰晦無差光元嘉庚辰朔無錯景豈非承天者乎冲之苟存甲子可謂為合以求天也冲之曰夫歷存效密不容殊尚合讖乖說訓義非所取雖驗當時不能通遠又臣所未安也元值始名體明理正未詳辛卯之說何依古術詭謬事在前牒溺名喪實殆非索隱之謂

也若以歴合一時理無久用元在所會非有定歳者今以效明之夏殷以前載籍淪逸春秋漢史咸書月蝕正朔詳審顯然可徵以臣歴檢之數皆協同誠無虛設循密而至千載無殊則雖遠可知矣備閱曩法踈越實多或朔差三日氣移七晨未聞可以下通於今者也元在乙丑前説以為非正今值甲子議者復疑其苟合無名之歳自昔無之則推先者將何從乎歴紀之作幾於息矣夫為合必有不合願聞顯據以覈理實法興曰夫交

會之元則蝕既可求遲疾之際非凡夫所測昔賈逵畧見其差劉洪粗著其術至於疎密之數莫究其極且五緯所居有時盈縮即如歲星在軫見超七辰術家既追筭以會今則往之與來斷可知矣景初所以紀首置差元嘉兼又各設後元者其並省功於實用不虛推以為煩也沖之既違天於改易又設法以遂情愚謂此治歷之大過也沖之曰遲疾之率非出神怪有形可檢有數可推劉賈能述則可累功以求密矣議又云五緯所居

有時盈縮歲星在軫見超七辰謂應年移一辰也案歲星之運年恒過次行天七帀輙超一位代以求之歷凡十法並合一時此數咸同史注所記天驗又符此則盈次之行自其定准非為衍度濫徙頓過其衝也若審由盈縮豈得常疾無遲夫甄耀測象者必料分析度考往驗來准以實見據以經史曲辯碎說類多浮詭甘石之書互為矛楯今以一句之經誣一字之謬堅執偏論以罔正理此愚情之所未厭也筭自近始衆法可同但景

初之二差承天之元實以奇偶不協故數無同盡為遺
前設後以從省易夫建言倡論豈尚矯異蓋今實以文
顯言勢可極也稽元曩歲羣數咸始斯誠術體理不可
容譏而譏者以為過謬之大者然則元嘉置元雖七率
舛陳而猶紀協甲子氣朔俱終此又過謬之小者也必
當盧立上元假稱歷始歲違名初日避辰首閏餘朔分
月緯七率並不得有盡乃為允衷之製乎設法情實謂
意之所安改易違天未覩理之譏者也法興曰日有八

行合成一道月有一道離為九行左交右疾倍半相違其一終之理日數宜同沖之通同與會周相覺九千四十其陰陽七十九周有奇遲疾不及一帀此則當縮反盈應損更益沖之曰此議雖游漫無據然言迹可檢按以日八行譬月九道此為月行之軌當循一轍環帀於天理無差動也然則交會之際當有定所豈容或斗或牛同麗一度去極應等安得南北無常若日月非例則八行之説是衍文邪左交右疾語甚未分為交與疾對

為舍交即疾若舍交即疾即交在平率入歴七日及二
十一日是也值交蝕既當在盈縮之極豈得損益或多
或少若交與疾對則在交之衝當為遲疾之始豈得入
歴或深或淺倍半相違新故所同復摽此句欲以何明
臣覽歴書古今畧備至如此說所未前聞逺乖舊準近
背天數求之愚情竊所深惑尋遲疾陰陽不相生故交
會加時進退無常昔術著之久矣前儒言之詳矣而法
興云日數同竊謂議者未曉此意乖謬自著無假驟辯

既云盈縮失東復不備記其數或自嫌所執故汎畧其說乎又以全為率當互因其分法與所列二數皆誤或以八十為七十九當縮反盈應損更益此條之謂矣總檢其議豈但臣歴不密又謂何承天法乖謬彌甚若臣歴宜棄則承天術益不可用法與所見既審則應革𥘉至非景極望非日衝凡諸新說必有妙辯乎時法與為世祖所寵天下畏其權既立異議論者皆附之

後魏太武帝時崔浩上五寅元歴表曰太宗詔臣學天

文星歷易式九宮無不盡看至今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禀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絶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歷術者有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偽從真宜改誤歷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歷今始成訖謹以奏呈唯恩省察

以臣歴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後周宣帝時達奚震及牛弘等上議曰竊惟權衡度量經邦懋軌誠須詳求故實考校得衷謹尋今之鐵尺是太祖遺尚書故蘇綽所造當時檢勘用為前周之尺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即以調鍾律并用均田度地今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歴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數滿尺實於黄鍾之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

小稀實於黃鍾之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於鐵尺終有一會且上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圓重用之為量定不徒然正以時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案許慎解秬黍體大本異於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即是會古實籥之外纔剩十餘此恐圍徑或差造律未妙就如撼動取滿論理亦通今勘周漢古錢大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無舛文依淮南累粟十二成寸明先王制法

索隠鉤深以律計分義無差畢漢書食貨志云黄金方寸其重一斤今鑄金校驗鐵尺為近依文據理符會處多且平齊之始已用宣布今因而為定彌合時宜至於玉尺累黍以廣為長累既有剩實復不滿尋訪古今恐不可用其晉梁尺量過為短小以黍實管彌復不容據律調聲必致高急且八音克諧明王盛軌同律度量哲后通規臣等詳校前經斟量時事謂用鐵尺於理為便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録監生臣鄧洪繼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九

明 楊士奇等 撰

律歷

唐太宗貞觀初李淳風上言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渾天儀也周禮土圭正日景以求地中有以見日行黄道之驗也暨于周末此器乃亡漢洛下閎作渾儀其後賈逵張衡等亦各有之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按

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常定於中國無南北之異葢渾儀無黄道久矣太宗異其説因詔為之至七年儀成

十四年太宗將親祀南郊以十一月癸亥朔甲子冬至而李淳風新術以甲子合朔冬至乃上言曰古歷分日起於子半十一月當甲子合朔冬至故太史令傅仁均以減餘稍多子初為朔遂差三刻司歷南宫子明太史令薛頤等言子初及半日月未離淳風之法較春秋已

來曆度薄蝕事皆符合國子祭酒孔頴達等及尚書八
座參議請從淳風又以平朔推之則二曆皆以朔日冬
至於事彌合且平朔行之自古故春秋傳或失之前謂
晦日也雖癸亥日月相及明日甲子為朔可也從之十
八年淳風又上言仁均曆有三大三小云日月之蝕必
在朔望十九年九月後四朔頻大詔諸解曆者詳之不
能定
玄宗開元九年僧一行受詔改治新曆欲知黄道進退

而太史無黄道儀率府兵曹參軍梁令瓚以木為游儀一行是之乃奏黄道游儀古有其術而無其器昔人潛思皆未能得令令瓚所為日道月交皆自然契合於推步尤要請更鑄以銅鐵十一年儀成一行又曰靈臺鐵儀後魏斛蘭所作規制朴畧度刻不均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行遲速多差多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不足以稽天象授人時李淳風黄道儀以玉衡旋規别帯日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攜月游法頗難術遂寢

廢臣更造游儀使黄道運行以追列舍之變因二分之
中以立黄道交於奎軫之間二至陟降各二十四度黄
道内施白道月環用究陰陽朓朒動合天運簡而易從
可以制器垂象永傳不朽於是玄宗嘉之自為之銘
初李淳風造歴定二十四氣中晷與祖沖之短長頗異
然未知其孰是及一行作大衍歴詔太史測天下之晷
求其土中以為定數其議曰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
測土深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氏以為日景

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內是以半之得地中今潁川陽城是也宋元嘉中南征林邑五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交州影在表南三寸林邑九寸一分交州去洛水陸之路九千里蓋山川回折使之然以表考其弦當五千乎

十二年測交州夏至在表南三寸三分與元嘉所測畧同使者大相元太言交州望極纔高二十餘度八月海

中望老人星下列星粲然明大者甚衆古所未識乃渾天家以為常没地中者也大率去南極二十度以上之星則見又鐵勒回紇在薛延陀之北去京師六千九百里其北又有骨利幹居瀚海之北北距大海晝長而夜短既夜天如曛不暝夕胹羊髀纔熟而曙蓋近日出没之所

僧一行作新歷較經史所書氣朔日名宿度可考者皆合十五年草成而一行卒詔特進張説與歷官陳玄景

等次為歷術七篇略例一篇歷議十篇玄宗顧訪者則稱制旨明年說表上之其說皆足以為將來折衷畧其大要著於篇者十有二其一歷本議曰易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通律歷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地有六律所以司辰也參伍相周究於六十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

也自五以降爲五行生數自六以往爲五材成數錯而乘之以生數衍成位一六而退極五十而增極一六爲爻位之統五十爲大衍之母成數乘生數其筭六百爲天中之積生數乘成數其筭亦六百爲地中之積合千有二百以五十約之則四象周六爻也二十四約之則太極包四十九用也綜成數約中積皆十五綜生數約中積皆四十兼而爲天地之數以五位取之復得二中之合矣蓍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

子之象也故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為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葢律厯之大紀也夫數象徼於三四而章於七八卦有三徼策有四象故二徼之合在始中之際焉著以七備卦以八周故二章之合而在中終之際焉中極居五六間由闢闔之交而在章徼之際者人神之極也天地中積千有二百揲之以四為爻率三百以十位乘之而二章之積三千以五材乘八象為二徼之積四十兼章徼之積則氣朔之分母也

以三極參之倍六位除之凡七百六十是謂辰法而齊於代軌以十位乘之倍大衍除之凡三百四是謂刻法而齊于德運半氣朔之母千五百二十得天地出符之數因而三之凡四千五百六十當七精返初之會也易始于三微而生一象四象成而後八卦章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三變皆柔太陰之象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一柔二剛少陰之象少陽之剛有始有壯有究少陰之柔有始有壯有究兼三才而兩之神明動乎其中故四十九

象而大策之用周矣數之德圓故紀之以三而變於七象之德方故紀之以四而變于八人在天地中以閱盈虛之變則閏餘之初而氣朔所虛也以終合通大衍之毋虧其地十九凡九百四十為通數終合除之得中率四十九餘十九分之九終歲之弦而十分復初之朔也地於終極之際虧十而從天所以遠疑陽之戰也夫十九分之九盈九而虛十也乾盈九隱乎龍戰之中故不見其首坤虛十以導潛龍之氣故不見其成周日之朔分

周歲之閏分與一章之弦一蔀之月皆合於九百四十蓋取諸中率也一策之分十九而章法生一揲之分七十六而蔀法生一蔀之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七以通數約之凡二十九日餘四百九十九而日月相及於朔此六爻之紀也以卦當歲以爻當月以策當日凡三十二歲而小終二百八十五小終而與卦運大終二百八十五則參伍二終之合也數象既合而遯行之變在乎其間矣所謂遯行者以爻率乘朔餘為十四萬九千七

百以四十九用二十四象虛之復以爻率約之為四百九十八微分七十五太半則章微之中率也二十四象有四十九蓍凡千一百七十六故虛遯之數七十三半氣朔之母以三極乘參伍以兩儀乘二十四變因而并之得千六百一十三為朔餘四揲氣朔之母以八氣九精遯其十七得七百四十三為氣餘歲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而氣朔會是謂章率歲二億七千二百九十萬九百二十而無小餘合于夜半是謂蔀率歲百六十

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而大餘與歲建俱終是謂元率此不易之道也策以紀日象以紀月故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為日度之準乾坤之用四十九象為月弦之檢日之一度不盈全策月之一弦不盈全用故策餘萬五千九百四十二則十有二中所盈也用差萬七千一百二十四則十有二朔所虛也綜盈虛之數五歲而再閏中節相距皆當三五弦望相距皆當二七升降之應發斂之候皆紀之以策而從日者也表裏之行

朓朒之變皆紀之以用而從月者也積筭曰演紀日法曰通法月氣曰中朔朔實曰揲法歲分曰策實周天曰乾實餘分曰虛分氣策曰三元一元之策則天一遡行也月策曰四象一象之策則朔弦望相距也五行用事曰發斂候策曰天中卦策曰地中半卦曰貞悔旬周曰爻數小分母曰象統日行曰躔其差曰盈縮積盈縮曰先後古者平朔月朝見曰朓夕見曰朒今以日之所盈縮月之所遲疾損益之或進退其日以為定朔舒亟之度

乃數使然躔離相錯偕以損益故同謂之朓朒月行曰
離遲疾曰轉度母曰轉法遲疾有衰其變者勢也月逶
迤伸屈行不中道進退遲疾不率其常過中則為速不
及中則為遲積遲謂之屈積速謂之伸陽執中以出令
故曰先後陰含章以聽命故曰屈伸日不及中則損之
過則益之月不及中則益之過則損之尊卑之用睽而
及中之志同觀晷景之進退知軌道之升降軌與晷名
舛而義合其差則水漏之所從也揔名曰軌漏中晷長

短謂之陟降景長則夜短景短則夜長積其陟降謂之消息遊交曰交會交而周曰交終交終不及朔謂之朔差交中不及望謂之望差日道表曰陽歴其裏曰隂歴五星見伏周謂之終率以分從日謂之終日其差為進退其二中氣議曰歴氣始于冬至稽其實蓋取諸晷景春秋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以周歴推之入壬子蔀第四章以辛亥一分合朔冬至殷歴則壬子蔀首也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南至魯史失閏至不

在正左氏記之以懲司歷之罪周歷得己丑二分殷歷
得庚寅一分殷歷南至常在十月晦則中氣後天也周
歷蝕朔差經或二日則合朔先天也傳所據者周歷也
緯所據者殷歷也氣合于傳朔合于緯斯得之矣戊寅
歷月氣專合于緯麟德歷專合于傳偏取之故兩失之
又命歷序以為孔子脩春秋用殷歷使其數可傳於後
考其蝕朔不與殷歷合及開元十二年朔差五日矣氣
差八日矣上不合於經下不足以傳於後代蓋哀平間

治甲寅元歷者託之非古也又漢太史令張壽王説黄帝調歷以非太初有司劾官有黄帝調歷不與壽王同壽王所謂乃殷歷也漢自中興以來圖讖漏泄而考靈曜命歷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歷庚申元後百一十四歲延光初中謁者亶誦靈帝時五官郎中馮光等皆請用之卒不施行緯所載壬子冬至則其遺術也魯歷南至又先周歷四分日之三而朔後九百四十分日之五十一。故僖公五年辛亥為十二月晦壬子為正

月朔又推日蝕密於殷歷其以閏餘一為章首亦取合於當時也開元十二年十一月陽城測景以癸未極長較其前後所差則夜半前尚有餘分新歷大餘十九加時九十九刻而皇極戊寅麟德歷皆得甲申以玄始歷氣分二千四百四十三為率推而上之則失春秋辛亥是減分太多也以皇極歷氣分二千四百四十五為率推而上之雖合春秋而失元嘉十九年乙巳冬至及開皇五年甲戌冬至七年癸未夏至若用麟德歷率二千

四百四十七又失春秋已丑是減分太少也故新歷以二千四百四十四為率而舊所失者皆中矣漢會稽東部尉劉洪以四分疎闊由斗分多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斗分減餘太甚是以不及四十年而加時漸覺先天韓翊楊偉劉智等皆稍損益更造新術而皆依讖緯三百歲改憲之文考經之合朔多中較傳之南至則否玄始歷以為十九年七閏皆有餘分是以中氣漸差據渾天二分為東西之中而晷景不等二至

為南北之極而進退不齊此古人所未達也更因劉洪紀法增十一年以為章歲而減閏餘十九分之一春秋後五十四年歲在甲寅直應鍾章首與景初歷閏餘皆盡雖減章閏然中氣加時尚差故未合于春秋其斗分幾得中矣後代歷家皆因循玄始而損益或過差大抵古歷未減斗分其率自二千五百以上乾象至于元嘉歷未減閏餘其率自二千四百六十以上玄始大明至麟德歷皆減分破章其率自二千四百二十九以上較

前代史官注記惟元嘉十三年十一月甲戌景長皇極麟德開元歴皆得癸酉葢日度變常爾祖沖之既失甲戌冬至以為加時太早增小餘以附會之而十二年戊辰景長得己巳十七年甲午景長得乙未十八年己亥景長得庚子合一失三其失愈多劉孝孫張胄元因之小餘益强又以十六年己丑景長為庚寅矣治歴者糾合衆同以稽其所異茍獨異焉則失行可知今曲其一而少者失三多者失五是捨常數而從失行也周建德

六年以壬辰景長而麟德開元歴皆得癸巳開皇七年以癸未景短而麟德開元歴皆得壬午先後相戾不可叶也皆日行盈縮使然凡歴術在於常數而不在於變行既叶中行之率則可以兩齊先後之變矣麟德已前實録所記乃依時歴書之非候景所得又比年候景長短不均由加時有早晏行度有盈縮也自春秋以來至開元十二年冬夏至凡三十一事戊寅歴得十六麟德歴得二十三開元歴得二十四其三合朔議曰日月合

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蝕也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殷歴魯歴先一日者十三後一日者三周歴先一日者二十二先二日者九其偽可知矣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當以盈縮遲速為定朔殷歴雖合適然耳非正也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月丙子朔十四年三月己丑朔文公元年五月辛酉朔十一年三月甲申晦襄公十九年五月壬辰晦昭公元年十二月甲辰朔二十

年二月己丑朔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朔七月戊辰晦皆
與周歷合其所記多周齊晉事蓋周王所頒齊晉用之
僖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成公十
六年六月甲午晦襄公十八年十月丙寅晦十一月丁
卯朔二十六年三月甲寅朔二十七年六月丁未朔與
殷歷魯歷合此非合蝕故仲尼因循時史而所記多宋
魯事與齊晉不同可知矣昭公十二年十月壬申朔原
輿人逐原伯絞與魯歷周歷皆差一日此丘明即其所

閏書之也僖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朔宋楚戰于泓周殷魯歷皆先一日楚人所赴也昭公二十年六月丁巳晦衛侯與北宮喜盟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三歷皆先二日衛人所赴也此則列國之歷不可以一術齊矣而長歷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欲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月此杜預所甚繆也夫合朔先天則經書日蝕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其在晦二日則原乎定朔以得之列國之歷或

殊則稽於六家之術以知之此四者皆治歷之大端而預所未曉故也新歷本春秋日蝕古史交會加時及史官候簿所詳稽其進退之中以立常率然後以日躔月離先後屈伸之變稽損益之故經朔雖得其中而躔離或失其正若躔離各得其度而經朔或失其中則參求累代必有差矣三者迭相為經若權衡相持使千有五百年間朔必在晝望必在夜其加時又合則三術之交自然各當其正此最微者也若乾度盈虛與時消息告

譴於經數之表變常於潛遯之中則聖人且猶不質非籌歷之所能及矣昔人考天事多不知定朔假蝕在二日而常朔之晨月見東方食在晦日則常朔之夕見西方理數然也而或以為朓朒變行或以為歷術踈闊遇常朔朝見則增朔餘夕見則減朔餘此紀歷所以屢遷也漢編訢李梵等又以晦猶月見欲令蔀首先大賈逵曰春秋書朔晦者朔必有朔晦必有晦晦朔必在其月前也先大則一月再朔後月無朔是朔不可必也訢梵

等欲諧偶十六日月朓昏晦當滅而已又晦與合朔同時不得異日考逵等所言葢知之矣晦朔之交始終相瀕則光盡明生之限度數宜均故合於子正則晦日之朝猶朔日之夕也是以月皆不見若合於午正則晦日之晨猶二日之昏也是以月或皆見若陰陽遲速軌漏加時不同舉其中數率其日十三度以上而月見乃其常也且晦日之光未盡也如二日之明已生也一以為是一以為非又常朔進退則定朔之晦二也或以為變

或以為常是未通於四三交質之論也綜近代諸歴以
百萬為率齊之其所差少或一分多至十數失一分考
春秋纔差一刻而百數年閒不足成朓朒之異施行未
幾旋復踈闊由未知躔離經朔相求耳李業興甄鸞等
欲求天驗輙加減月分遷革不已朓朒相戾又未知昏
明之限與定數故也楊偉採乾象為遲疾陰陽歴雖知
加時後天蝕不在朔而未能有以更之也何承天欲以
盈縮定朔望小餘錢樂之以為推交會時刻雖審而月

頻三大二小日蝕不唯在朔亦有在晦二者皮延宗又以為紀首合朔大小餘當盡若每月定之則紀首位盈當退一日便應以故歲之晦為新紀之首立法之制如為不便承天乃止虞劆曰所謂朔在會合苟躔次既同患於頻大也日月相離何患於頻小也春秋日蝕不書朔者八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左氏曰官失之也劉孝孫推俱得朔日以丘明為是乃與劉焯皆議定朔為有司所抑不得行傅仁均始為定朔而曰晦不東見朔

不西朓以為昏晦當滅亦訢梵之論淳風因循皇極皇極寀於麟德以朔餘乘三千四十乃一萬除之就全數得千六百一十三又以九百四十乘之以三千四十而一得四百九十八杪七十五太强是為四分餘率劉洪以古歷斗分太强久當後天乃先正斗分而後求朔法故朔餘之母煩矣韓翊以乾象朔分太弱久當先天乃考朔分而後覆求度法故度餘之母煩矣何承天反覆相求使氣朔之母合簡易之率而星數不得同元矣李

業興宋景業甄鸞張賓欲使六甲之首衆術同元而氣朔餘分其細甚矣麟德歴有捴法開元歴有通法故積歳如分月之數而後閏餘偕盡考漢元光以來史官注記日蝕有加時者凡二十七事麟德歴得五開元歴得二十二其四没滅略例曰古者以中氣所盈之日為没没分偕盡者為滅開元歴以中分所盈為没朔分所虛為滅綜終歳没分謂之策餘終歳滅分謂之用差皆歸于揲易再扐而後掛也其五卦候議曰七十二候原于

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于歴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其六卦議曰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其説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卦爻配朞之日坎離震兌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頥晉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止於占災眚與吉凶善敗之事至於觀陰陽之變則錯亂而不明自乾象歴以降皆因京氏惟天保歴依易通統軌圖自八十有二節五

卦初爻相次用事及上爻而與中氣皆終非京氏本旨及七畧所傳按郎顗所傳卦皆六日七分不以初爻相次用事齊歷謬矣又京氏減七十三分為四正之候其說不經欲附會緯文七日來復而已夫陽精道消靜而無跡不過極其正數至七而通矣七者陽之正也安在益其小餘令七日而後雷動地中乎當據孟氏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為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復初

坎離震兊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隂包陽故自北正微陽動於下升而未達極於二月凝涸之氣消坎運終焉春分出於震始據萬物之元為主於内則羣隂化而從之極于南正而豐大之變窮震功究焉離以陽包隂故自南正微隂生於地下積而未章至于八月文明之質衰離運終焉仲秋隂形於兊始循萬物之末為主於内羣陽降而承之極於北正而天澤之施窮兊功究焉故陽七之静始於坎陽九之動始

于震陰八之靜始于離陰六之動始于兊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矣易爻當日十有二中直全卦之初十有二節直全卦之中齊歴又以節在貞氣在悔非是其七日度議曰古歴日有常度天周為歲終故係星度于節氣其說似是而非故久而益差虞喜覺之使天為天歲為歲乃立差以追其變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皇極取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葢近之矣考古史及日官候紀之端在

虛一度及今開元甲子𨚫三十六度而乾策復初矣曰在虛一則鳥火昴虛皆以仲月昏中合于堯典劉炫依大明歴四十五年差一度則冬至在虛危而夏至火已過中矣梁武帝據虞劆歴百八十六年差一度則唐虞之隆日在斗牛間而冬至昴尚未中以為皆承閏後節前月𨚫使然而此經終始一歲之事不容頓有四閏故淳風因為之說曰若冬至昴中則夏至秋分星火星虛皆在未正之西若以夏至火中秋分虛中則冬至昴在

巳正之東互有盈縮不足以為歳差證是又不然今以四象分天北正玄枵中虚九度東正大火中房二度南正鶉火中星七度西正大梁中昴七度總晝夜刻以約周天命距中星則春分南正中天秋分北正中天冬至之昏西正在午東十八度夏至之昏東正在午西十八度軌漏使然也冬至日在虚一度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虚九度中冬至胃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之東十二度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四

序進退不逾午正間而淳風以為不叶非也又王孝通云如歲差自昴至壁則堯前七千餘載冬至日應在東井井極北故暑斗極南故寒寒暑易位必不然矣所謂歲差者自與黄道俱差也假冬至日躔大火之中則春分黄道交於虚九而南至之軌更出房心外距赤道亦二十四度設在東井差亦如之若日在東井猶去極最近表景最短則是分至常居其所黄道不遷日行不退又安得謂之歲差乎孝通及淳風以為冬至日在斗十

三度昏東壁中昴在巽維之左向明之位非無星也水星昏正可以為仲冬之候何必援昴於始覿之際以惑民之視聽哉夏后氏四百三十二年日却差五度太康十二年戊子歲冬至應在女十一度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為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近代善歴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

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
其明陰亦含章示沖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
房者辰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又春秋傳辰
在斗柄天策焞焞降婁之初辰尾之末君子言之不以
為繆何獨慎疑於房星哉新歷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
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炫以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
肇位四海復脩大禹之典其五年羲和失職則王命徂
征虞劇以為仲康元年非也國語單子曰辰角見而雨

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
而清風戒寒韋昭以為夏后氏之令周人所因推夏后
氏之初秋分後五日日在氐十三度龍角盡見時雨可
以畢矣又先寒露三日天根朝覿時訓爰始收潦而月
令亦云水涸後寒露十日日在尾八度而本見又五日
而駟見故隕霜則蟄蟲墐户鄭康成據當時所見謂天
根朝見在季秋之末以月令為謬韋昭以仲秋水始涸
天根見乃竭皆非是霜降六日日在尾末火星初見營

室昏中於是始脩城郭宮室故時儆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理麟德歷霜降後五日火伏小雪後十日晨見至大雪而後定星中日且南至氷壯地圻又非土功之始也夏歷十二次立春日在東壁三度於太初星距壁一度太也顓頊歷上元甲寅歲正月甲寅辰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維之首盖重黎受職於顓頊九黎亂德二官咸廢帝堯復其子孫命掌天地四時以及虞夏故本其所由生命曰顓頊其實夏歷也湯

作殷歷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為上元周人因之距羲和千祀昏明中星率差半次夏時直月節者皆當十有二中故因循夏令其後呂不韋得之以為秦法更考中星斷取近距以乙卯歲正月巳巳合朔立春為上元洪範傳曰歷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巳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是也秦顓頊歷元起乙卯漢太初歷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閼蒙

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夏歷章蔀紀首皆在立春故其課中星揆斗建與閏餘之所盈縮皆以十有二節為損益之中而殷周漢歷章蔀紀首皆直冬至故其名察發斂亦以中氣為主此其異也夏小正雖頗疎簡失傳乃羲和遺跡何承天循大戴之説復用夏時更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為上元進乖夏歷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與古合開元歷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末昏東井二度中古歷以參右肩為距方當

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斗杓懸在下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季春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昴則見五月節日在輿鬼一度半參去日道為最遠以渾儀度之參體始見其肩股猶在濁中房星正中故曰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八月參中則曙失傳也辰伏則參見非中也十月初昏南門見亦失傳也定星方

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商六百二十八年日却差八度太甲二年壬午歲冬至應在女六度國語曰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舊說歲在巳卯推其朏䰟迺文王崩武王成君之歲也其明年武王即位新歷孟春定朔丙辰於商為二月故周書曰維王元祀二月丙辰朔武王訪于周公竹書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而管子及家語以為十二年葢通成君之歲也先儒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至十年武

王觀兵盟津十三年復伐商推元祀二月丙辰朔距伐
商日月不為相距四年所說非是武王十年夏正十月
戊子周師始起於歲差日在箕十度則析木津也晨初
月在房四度於易雷乘乾曰大壯房心象焉心為乾精
而房升陽之駟也房與歲星實相經緯以屬靈威仰之
神后稷感之以生故國語曰月之所在辰馬農祥我祖
后稷之所經緯也又三日得周正月庚寅朔日月會南
斗一度故曰辰在斗柄壬辰辰星夕見在南斗二十度

其明日武王自宗周次于師所凡月朔而未見曰死魄夕而成光則謂之朏朏或以二日或以三日故武成曰維一月壬辰旁死魄翌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是時辰星與周師俱進由建星之末歷牽牛須女涉顓頊之虚戊午師度盟津而辰星伏于天黿辰星叶光紀之精所以告顓頊而終水行之運且木帝之所繇生也故國語曰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周氏出自天黿及析木有建星牽牛焉則我

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憑神也是歲歲星
始及鶉火其明年周始革命歲又退行旅於鶉首而後
進及鳥帑所以返復其道經綸周室鶉火直軒轅之虛
以爰稼穡稷星繫焉而成周之大萃也鶉首當山河之
右太王以興后稷封焉而宗周之所宅也歲星與房實
相經緯而相距七舍木與水代終而相及七月故國語
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也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
揆七月其二月戊子朔哉生明王自克商還至于豐於

周為四月新歷推定望甲辰而乙巳旁之故武成曰維四月既旁生魄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麟德歷周師始起歲在降婁月宿天根日躔心而合辰在尾水星伏於星紀不及天黿又周書革命六年而武王崩管子家語以為七年蓋通克商之歲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甲戌朔己丑望後六日乙未三月定朔甲辰三日丙午故名誥曰惟二月既望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其明年成

王正位三十年四月己酉朔甲子哉生魄故書曰惟四月哉生魄甲子作顧命康王十二年歲在乙酉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自伐紂及此五十六年朏魄日名上下無不合而三統歷以己卯為克商之義非也夫有效於古者宜合於今三統歷自太初至開元朔後天三日推而上之以至周初先天失之蓋益甚焉是以知合於歆者必非克商之歲自宗周訖春秋之

季日却差八度康王十一年甲申歲冬至應在牽牛六度周歷十二次星紀初南斗十四度於太初星距斗十七度少也古歷分率簡易歲久輙差達歷數者隨時遷革以合其變故三代之興皆揆測天行考正星次為一代之制正朔既革而服色從之及繼體守文疇人代嗣則謹循先王舊制焉國語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不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周初先

立春九日日至營室古歷距中九十一度是日晨初大火正中故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也於易象升氣究而臨受之自冬至後七日乾精始復乃大寒地統之中陽洽於萬物根柢而與萌芽俱升本在地中之象升氣已達則當推而大之故受之以臨於消息龍德在田得地道之和澤而動於地中升陽憤盈土氣震發故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初蒸土膏其動又先立春三日而小過用事陽好節止於內動作于外矯而過正然後返

求中焉是以及于艮維則山澤通氣陽精闢户甲坼之萌見而孚穀之際離故曰不震不渝脉其滿青穀乃不殖君子之道必擬之而後言豈億度而已哉韋昭以為日及天廟在立春之初非也於麟德歷則又後立春十五日矣春秋桓公五年秋大雩傳曰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周歷立夏日在觜觿二度於軌漏昏角一度中蒼龍畢見然則當在建巳之初周禮也至春秋時日已潛退五度節前月却猶在建辰月令以為五

月者呂氏以顓頊歷芒種亢中則龍以立夏昏見不知有歲差故雩祭失時然則唐禮當以建巳之初農祥始見而雩若據麟德歷以小滿後十三日則龍角過中為不時矣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十六年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冬城向書時也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可以興板幹故祖沖之以為定之方中直營室八度是歲

九月六日霜降二十一日立冬十月之前水星昏正故傳以為得時杜氏據晉歷小雪後定星乃中季秋城向似為太早因曰功役之事皆捴指天象不與言歷數同引詩云定之方中乃未正中之辭非是麟德歷立冬後二十五日火見至大雪後營室乃中而春秋九月書時不已早乎大雪周之孟春陽氣靜復以繕城隍治宫室是謂發天地之房方於立春斷獄所失多矣然則唐制宜以玄枵中天興土功僖公五年晉侯伐虢卜偃曰克

之童謡云丙之辰龍尾伏辰袀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策入尾十二度新歷是歲十月丙子定朔日月合尾十四度於黄道日在古歷尾而月在策故曰龍尾伏辰於古距張中而曙直鶉火之末始將西降故曰賁賁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蝕士文伯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新歷是歲二月甲辰朔入常雨水後七日在奎十度周度為降

婁之始則魯衛之交也自周初至是已退七度故入雨水七日方及降婁雖日度潛移而周禮未改其配神主祭之宿宜書於建國之初淳風駁戊寅歷曰漢志降婁初在奎五度今歷日蝕在降婁之中依無歲差法食於兩次之交是又不然議者曉十有二次之所由生然後可以明其得失且劉歆等所定辰次非能有以覩陰陽之賾而得於鬼神各據當時中節星度耳歆以太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前五度故降婁直東壁八度李業興

正光歷冬至在牽牛前十二度故降婁退至東壁三度及祖沖之後以為日度漸差則當據列宿四正之中以定辰次不復係於中節淳風以冬至常在斗十三度則當以東壁二度為降婁之初安得守漢歷以駮仁均耶又三統歷昭公二十年己丑日南至與麟德歷及開元歷同然則入雨水後七日亦入降婁七度非魯衛之交也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蝕史墨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開元歷是歲十月辛亥朔入常立

冬五日日在尾十三度於古距辰尾之初麟德歴日在心三度於黄道退直于房矣哀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開元歴推置閏當在十一年春至十二年冬失閏已久是歳九月已亥朔先寒露三日於定氣日在亢五度去心近一次火星則大尚未當伏至霜降五日始潛日下乃月令蟄蟲咸俯則火辰未伏當在霜降前雖節氣極晚不得十月昏見故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歴過也方夏后氏之初八月辰伏九月

內火及霜降之後火已朝覿東方距春秋之季千五百餘年乃云火伏而後蟄者畢向使冬至常居其所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是九月之初也自春秋至今又千五百歲麟德歷以霜降後五日日在氐八度房心初伏定增二日以月蝕衝校之猶差三度閏餘稍多則建亥之始火猶見西方向使宿度不移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非十月之候也自羲和以來火辰見伏三覿厥變然則丘明之記欲令後之作者參求徵象以探仲

尼之旨是歲失閏寖久季秋中氣後天三日比及明年仲冬又得一閏悟仲尼之言補正時歷而十二月猶可以螽至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蝕以開元歷考之則日蝕前又增一閏魯歷正矣長歷自哀公十年六月迄十四年二月纔置一閏非是戰國及秦日却退三度始皇十七年辛未歲冬至應在斗二十二度秦歷上元正月己巳朔晨初立春日月五星俱起營室五度蔀首日名皆直四孟假朔退十五日則閏在正月前朔進十

五日則閏在正月後是以十有二節皆在盈縮之中而晨昏宿度隨之以顓頊歷依月令自十有二節推之與不韋所記合而頡子嚴之倫謂月令晨昏距宿當在中氣致雩祭太晚自乖左氏之文而杜預又據春秋以月令為否皆非是梁大同歷夏后氏之初冬至日在牽牛初以為明堂月令乃夏時之記據中氣推之不合更以中節之間為正𢌞稍相符不知進在節初自然契合自秦初及今又且千歳節初之宿皆當中氣淳風因為說

曰令孟春中氣日在營室昏明中星與月令不殊按秦歷立春日在營室五度麟德歷以啟蟄之日躔至營室其昏明中宿十有二建以為不差妄矣古歷冬至昏明中星去日九十二度春分秋分百度交至百一十八度率一氣差三度九日差一刻秦歷十二次立春在營室五度於太初星距危十六度少也昏畢八度中月令參中謂肩股也晨心八度中月令尾中於太初星距尾也仲春昏東井十四度中月令弧中弧星入東井十八度

晨南斗二度中月令建星中於太初星距西建也甄耀度及魯歷南方有狼弧無東井鬼北方有建星無南斗井斗度長弧建度短故以正昏明云古歷星度及漢洛下閎等所測其星距遠近不同然二十八之宿體不異古以牽牛上星為距太初改用中星入古歷牽牛太半度於氣法當三十二分日之二十一故洪範傳冬至日在牽牛一度減太初星距二十一分直南斗二十六度十九分也顓頊歷立春起營室五度冬至在牽牛一度少

洪範傳冬至所起無餘分故立春在營室四度太祖冲之自營室五度以太初星距命之因云秦歴冬至日在牽牛六度虞劆等襲冲之之誤為之說云夏時冬至日在斗末以歳差考之牽牛六度乃顓頊之代漢時雖覺其差頓移五度故冬至還在牛初按洪範古今星距僅差四分之三皆起牽牛一度劆等所説亦非是魯宣公十五年丁卯歳顓頊第十三蔀首與麟徳歴倶以丁巳平旦立春至始皇三十三年丁亥凡三百八十歳得顓頊

曆壬申蔀首是歲秦曆以壬申寅初立春而開元曆與
麟德曆俱以庚午平旦差二日日當在南斗二十二度
古曆後天二日又增二度然則秦曆冬至定在牛前二
度氣後天二日日不及天二度微而難覺故呂氏循用
之及漢興張蒼等亦以為顓頊曆比五家踈闊中最近
容令考月蝕衝則開元冬至上及牛初正差一次淳風
以為古術踈舛雖弦望昏明差天十五度而猶不知又
引呂氏春秋黄帝以仲春乙夘日在奎始奏十二鍾命

之曰咸池至今三千餘年而春分亦在奎反謂秦歷與今不異按不韋所記以其月令孟春在奎謂黄帝之時亦在奎猶淳風歷冬至斗十三度因為黄帝時亦在建星耳經籍所載合於歲差者淳風皆不取而專取於吕氏春秋若謂十二紀可以為正則立春在營室五度因當不易安得頻移使當啟蟄之節此又其所不思也漢四百二十六年日𨚫差五度景帝中元三年甲午歲冬至應在斗二十一度太初元年三統歷及周歷皆以十

一月夜半合朔冬至日月俱起牽牛一度古歴與近代
密率相較二百年氣差一日三百年朔差一日推而上
之久益先天引而下之久益後天僖公五年周歴正月
辛亥朔餘四分之一南至以歳差推之日在牽牛初至
宣公十一年癸亥周歴與麟德歴俱以庚戌日中冬至
而月朔尚先麟德歴十五辰至昭公二十年已夘周歴
以正月己丑朔日中南至麟德歴以己丑平旦冬至哀
公十一年丁巳周歴入己酉蔀首麟德歴以戊申禺中

冬至惠王四十三年己丑周歷入丁夘蔀首麟德歷以乙丑日昳冬至吕后八年辛酉周歷入乙酉蔀首麟德歷以壬午黄昏冬至其十二月甲申人定合朔太初元年周歷以甲子夜半合朔冬至麟德歷以辛酉禺中冬至十二月癸亥晡時合朔氣差三十二辰朔差四辰此疎密之大較也僖公五年周歷漢歷唐歷皆以辛亥南至後五百五十餘歲至太初元年周歷漢歷皆得甲子夜半冬至唐歷皆以辛酉則漢歷後天三日矣祖冲之

張胄元促上章歲至太初元年沖之以癸亥雞鳴冬至而胄元以癸亥日出欲令合於甲子而適與魯曆相會自此推僖公五年魯曆以庚戌冬至而二家皆以甲寅且僖公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出於表晷天驗非時史億度乖丘明正時之意以就劉歆之失今考麟德元年甲子唐曆皆以甲子冬至而周曆漢曆皆以庚午然則自太初下至麟德差四日自太初上及僖公差三日不足疑也以歲差考太初元年辛酉冬至加時日在斗二

十三度漢歷氣後天三日而日先天三度所差尚少故洛下閎等雖後昏明中星步日所在猶未覺其差然洪範太初所揆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昏氐十三度中依漢歷冬至日在牽牛初太半度以昏距中命之奎十一度中夏至房一度中此皆閎等所測自差三度則劉向等殆已知太初冬至不及天三度矣及永平中治歷者考行事史官注日常不及太初歷五度然諸儒守讖緯以為當在斗初故賈逵等議石氏星距黄道規牽牛初

直斗二十度於赤道二十一度也尚書考靈耀斗二十二度無餘分冬至日在牽牛初無牽牛所起文編訢等據今日所去牽牛中星五度於斗二十一度四分一與考靈耀相近遂更歷從斗二十一度起然古歷以斗魁首為矩至牽牛為二十二度未聞移牽牛六度以就太初星矩也逵等以末學僻於所傳而昧天象故以權誣之而後聽從他術以為日在牛初者由此遂黜今歲差引而退之則辛酉冬至日在斗二十度合於密率而有

驗於今推而進之則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四度昏奎八度中而有証於古其虛退之度又適及牽牛之初而沖之雖促減氣分氣符漢歷猶差六度未及於天而麟德歷冬至不移則昏中向差半次淳風以為太初元年得本星度日月合壁俱起建星賈逵考歷亦云古歷冬至皆起建星兩漢冬至日皆後天故其宿度多在斗末今以儀測建星在斗十三四度閒自古冬至無差審矣按古之六術並同四分四分之法久則從天推古歷之

作在漢初却較春秋朔並先天則非三代之前明矣古
歷南斗至牽牛上星二十一度入太初星距四度上直
西建之初故六家或以南斗命度或以建星命度方周
漢之交日已潛退其詖春秋舊歷者則以為在牽牛之
首其考當時之驗者則以為入建度中然氣朔前後不
逾一日故漢歷冬至當在斗末以為建星上得太初本
星度此其明據也四分法雖疎而先賢謹於天事其遷
革之意俱有效於當時故太史公等觀二十八宿疎密

立晷儀下漏刻以稽晦朔分至躔離弦望其赤道遺法後世無以非之故雜候清臺太初最密若當時日在建星已直斗十三度則壽王調歷宜允得其中豈容頓差一氣而未知其謬不能觀乎時變而欲厚誣古人也後百餘歲至永平十一年以麟德歷較之氣當後天二日半朔當後天半日是歲四分歷得辛酉蔀首已減太初歷四分日之三定後天二日太半開元歷以戊午禺中冬至日在斗十八度半弱潛退至午前八度進至辛酉

夜半日在斗二十一度半弱續漢志云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之一是也祖沖之曰四分歷立冬景長一丈立春九尺六寸冬至南極日景最長二氣去至日數既同則中景應等而相差四寸此冬至後天之驗也二氣中景日差九分半弱進退調均畧無盈縮各退二日十二刻則景皆九尺八寸以此推冬至後天亦二日十二刻矣東漢晷漏定於永元十四年則四分法施行後十五歲也二十四氣加時進退不等其去年

止極遠者四十九刻有餘日中之晷頗有盈縮故治歷者皆就其中率以午正言之而開元歷所推氣及日度皆直子半之始其未及日中尚五十刻因加二日十二刻正得二日太半與沖之所筭及破章一百年閒輙差一日之數皆合自漢時辛酉冬至以後天之數減之則合於今歷歲差斗十八度自今歷戊午冬至以後天之數加之則合於賈逵所測斗二十一度反復僉同而淳風冬至常在斗十三度豈當時知不及牽牛五度而不

知過建星八度耶晉武帝大始三年丁亥歲冬至日當在斗十六度晉用魏景初歷其冬至亦在斗二十一度少太元九年姜岌更造三紀術退在斗十七度曰古歷斗分彊故不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細故不可通於古景初雖得其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合朔虧盈皆不及其次假月在東井一度蝕以日檢之乃在參六度岌以月蝕衝知日度由是躔次遂正為後代治歷者宗宋文帝時何承天上元嘉歷曰四分景初歷冬至同在斗二

十一度臣以月蝕撿之則今應在斗十七度又土圭測
二至晷差三日有餘則天之南至日在斗十三四度矣
事下太史考驗如承天所上以開元歷考元嘉十年冬
至日在斗十四度與承天所測合大明八年祖沖之上
大明歷冬至在斗十一度開元歷應在斗十三度梁天
監八年沖之子員外散騎侍郎暅之上其家術詔太史
令將作大匠道秀等較之上距大明又五十年日度益
差其明年閏月十六日月蝕在虛十度日應在張四度

承天歷在張六度沖之歷在張二度大同九年虞劆等議姜岌何承天俱以月蝕衝步日所在承天雖移岌三度然其冬至亦在岌三日承天在斗十三四度而岌在斗十七度其實非移祖沖之謂為實差以推今冬至日在斗九度用求中星不合自岌至今將二百年而冬至在斗十二度然日之所在難知驗以中星則漏刻不定漢世課昏明中星為法已淺今候夜半中星以求日衝近於得密而水有清濁壺有增減或積塵所擁故漏有

遲疾臣等頻夜候中星而前後相差或至三度大畧冬至逺不過斗十四度近不出十度又以九年三月十五日夜半月在房四度蝕九月十五日夜半月在昴三度蝕以其衝計冬至皆在斗十一度自姜岌何承天所測下及大同日已卻差二度而淳風以為晉宋以來三百餘歳以月蝕衝考之固在斗十三四度間非矣劉孝孫甲子元歴推太初冬至在牽牛初下及晉太元宋元嘉皆在斗十七度開皇十四年在斗十三度而劉焯歴仁

壽四年冬至日在黄道斗十度於赤道斗十一度也其後孝孫改從焯法而仁壽四年冬至日亦在斗十度焯卒後冑元以其前歴上元起虛五度推漢太初猶不及牽牛乃更起虛七度故太初在斗二十三度永平在斗二十一度並與今歴合而仁壽四年冬至在斗十三度以驗近事又不逮其前歴矣戊寅歴太初元年辛酉冬至進及甲子日在牽牛三度永平十一年得戊午冬至進及辛酉在斗二十六度至元嘉中氣上景初三日而

冬至猶在斗十七度欲以求合反更失之又曲循孝孫之論而不知孝孫已變從皇極故為淳風等所較歲差之術由此不行以太史注記月蝕衝考日度麟德元年九月庚申月蝕在婁十度至開元四年六月庚申月蝕在牛六度較麟德歷率差三度則今冬至定在赤道斗十度又皇極歷歲差皆自黄道命之其每歲周分常當南至之軌與赤道相較所减尤多計黄道差三十六度赤道差四十餘度雖每歲遯之不足為過然立法之體

宜盡其原是以開元歴皆自赤道推之乃以今有術從
變黄道其八日躔盈縮畧例曰北齊張子信積候合蝕
加時覺日行有入氣差然損益未得其正至劉焯立盈
縮躔衰術與四象升降麟德歴因之更名躔差凡陰陽
往來皆馴積而變日南至其行最急急而漸損至春分
及中而後遲迨日北至其行最舒而漸益之以至秋分
又及中而後益急急極而寒若舒極而燠若及中而雨
暘之氣交自然之數也焯術於春分前一日最急後一

日最舒秋分前一日最舒後一日最急舒急同于二至而中間一日平行其説非是當以二十四氣晷景考日躔盈縮而密於加時其九九道議曰洪範傳云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謂黄道也九行者青道二出黄道東朱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黒道二出黄道北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夏夏至月南從朱道立秋秋分月西從白道立冬冬至月北從黒道漢史官舊事九道術廢久劉洪頗採以著遲疾陰陽歷然本以消息為

奇而術不傳推陰陽歷代在冬至夏至則月行青道白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青道至春分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東白道至秋分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正西若陰陽歷交在立春立秋則月循朱黑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朱道至立夏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西南黑道至立冬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東北若陰陽歷交在春分秋分之宿則月行朱道黑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朱道至夏至之宿及其所

衡皆在黄道正南黑道至冬至之宿及其所衡皆在黄道正北若陰陽歴交在立夏立冬則月循青道白道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故青道至立春之宿及其所衡皆在黄道東南白道至立秋之宿及其所衡皆在黄道西北其大紀皆兼二道而實分主八節合于四正四維按陰陽歴中終之所交則月行正當黄道去交七日其行九十一度齊於一象之率而得八行之中八行與中道而九是謂九道凡八行正於春秋其去黄道六度則

交在冬夏正於冬夏其去黄道六度則交在春秋易九六七八迭為終始之象也乾坤定位則八行各當其正及其寒暑相推晦朔相易則在南者變而居北在東者徙而為西屈伸消息之象也黄道之差始自春分秋分赤道所交前後各五度為限初黄道增多赤道二十四分之十二每限損一極九限數終于四率赤道四十五度而黄道四十八度至四立之際一度少彊依平復從四起初限五度赤道增多黄道二十四分之四每限益

一極九限而止終于十二率赤道四十五度而黄道四十二度復得冬夏至之中矣月道之差始自交初交中黄道所交亦距交前後五度為限初限月道增多黄道四十八分之十二每限損一極九限而止數終于四率黄道四十五度而月道四十六度半乃一度彊依平復從四起初限五度月道差少黄道四十八分之四每限益一極九限而止終于十二率黄道四十五度而月道四十三度半至陰陽歷二交之半矣凡近交初限增十

二分者至半交末限減十二分去交四十六度得損益之平率夫日行與歲差偕遷月行與交限而變遯伏相消朓朒相補則九道之數可知矣其月道所交與二分同度則赤道黑道近交初限黄道增一十四分之十二月道增四十八分之十二至半夜之末其減亦如之故於九限之際黄道差三度月道差一度半盖損益之數齊也若所交與四立同度則黄道在損益之中月道差四十八分之十一月道至損益之中黄道差二十四分

之十二於九限之際黃道差三度月道差四分度之三皆朓朒相補也若所交與二至同度則青道白道近交初限黃道減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增四十八分之十二至半夏之末黃道增二十四分之十二月道減四十八分之十二於九限之際黃道與月道差同蓋遡伏相消也日出入赤道二十四度月出入黃道六度相距則四分之一故於九道之變以四立為中交在二分增四分之一而與黃道度相半在二至減四分之一而與黃道

度正均故推極其數引而伸之每氣移一候月道所差增損九分之一七十二候而九道究矣凡月交一終退前所交一度及餘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分度之四萬二千五百三少半積二百二十一月及分七千七百五十三而交道周天矣因而半之將九年而九道終以四象考之各據合朔所交入七十二候則其八道之行也以朔交為交初望交為交中若交初在冬至初候而入陰歷則行青道又十三日七十六分日之四十六至交

中得所衝之宿變入陽歷亦行青道若交初入陽歷則白道也故考交初所入而周天之度可知若望交在冬至初候則減十三日四十六分視大雪初候陰陽歷而正其行也其于晷漏中星畧例曰日行有南北晷漏有長短然二十四氣晷差徐疾不同者句股使然也直規中則差遲與句股數齊則差急隨辰極高下所遇不同如黄道刻漏此乃數之淺者近代且猶未曉今推黄道去極與晷景漏刻昏距中星四術返覆相求消息同率

旋相為中以合九服之變其十一日蝕議曰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虞劆以歷推之在幽王六年開元歷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蝕限加時在晝交會而蝕數之常也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日君道也無朏魄之變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徙而浸遠遠極又徙而近交所以著臣人之象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壅君明則陽為之蝕

矣且十月之交於歷當蝕君子猶以為變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蝕星不孛葢有之矣若過上未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歷陽盛陰微則不蝕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為之隱雖交而不蝕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過交而有蝕則天道之常如劉歆賈逵皆近古大儒豈不知軌道所交朔望同術哉以日蝕非常故闕而不論黄初已來治歷者始課日

蝕踈密及張子信而益詳劉焯張胄元之徒自負其術謂日月皆可以密率求是專於歴紀者也以戊寅麟德歴推春秋日蝕大最皆入蝕限於歴應蝕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蝕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盡蝕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於歴當蝕半彊自交趾至于朔方候之不蝕十三年十二月庚戌朔於歴當蝕太半時東封泰山還次梁宋間皇帝徹饍不舉樂不葢素服日亦不蝕時羣臣與八荒君長之來助祭者降物以需不可勝

數皆奉壽稱慶肅然神服雖等術乖舛不宜如此然後知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矣若因開元二蝕曲變交限而從之則差者益多自開元治歷史官每歲較節氣中晷因檢加時小餘雖大數有常然亦與時推移每歲不等晷變而長則日行黃道南晷變而短則日行黃道北行而南則陰歷之交也或失行而北則陽歷之交也或失日在黃道之中且猶有變況月行九道乎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

不蝕者或有頻交而蝕者是也故較歷必稽古史虧蝕深淺加時朓朒陰陽其數相叶者反覆相求由歷數之中以合辰象之變觀辰象之變反求歷數之中類其所同而中可知矣辨其所異而變可知矣其循度則合于歷失行則合于占占道順成常執中以追變歷道逆數常執中以俟變知此之說者天道如視諸掌畧例曰舊歷考月蝕淺深皆自張子信所傳云積候所得而未曉其然也以圓儀度日月之徑乃以月徑之半減入交初

限一度半餘為闇虛半徑以月去黄道每度差數令二徑相掩以驗蝕分以所入日遲疾乘徑為泛所用刻數大率去交不及三度即月行没在闇虛皆入既限又半日月之徑減春分入交初限相去度數餘為斜射所差乃考差數以立既限而優游進退於二度中間亦令一徑相掩以知日蝕分數月徑踰既限之南則雖在陰歷而所虧類同外道斜望使然也既限之外應向外蝕外道交分準用此例以較古今日蝕四十三事月蝕九十九

事課皆第一使日蝕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歴數之跡寀若皆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教之休咎今更設考日蝕或限術得常則合于數又日月交會大小相若而月在日下自京師斜射而望之假中國食既則南方戴日之下所虧纔半月外反觀則交而不蝕步九服日晷以定蝕分晨昏漏刻與地偕變則宇宙雖廣可以一術齊之矣其十二五星議曰嵗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寖急至漢尚

微差及哀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因以為常此其與餘星異也姬氏出自靈威仰之精受木行正氣歲星主農祥后稷憑焉故周人常閲其機祥而觀善敗其始王也次于鶉火以達天黿及其衰也淫于玄枵以害鳥帑其後羣雄力爭禮樂隕壞而從衡攻守之術興故歲星常羸行於上而侯王不寧於下則木緯失行之勢宜極於火運之躔理數然也開元十二年正月庚午歲星在進賢東北尺三寸直軫十二度於麟德歷

在軫十五度推而上之至漢河平二年其十月下旬歲星在軒轅南耑大星西北尺所麟德歷在張二度直軒轅大星上下相距七百五十年考其行度猶未甚盈縮則哀平後不復每歲漸差也又上百二十年至孝景中元三年五月星在東井鉞麟德歷在參三度又上六十年得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從歲星也於秦正歲在乙未夏正當在甲午麟德歷白露八日歲星留觜觽一度明年立夏伏于參由差行未盡而以常數求之使

然也又上二百七十一年至哀公十七年歲在鶉火麟德歷初見在輿鬼二度立冬九日留星三度明年啟蟄十日退至柳五度猶不及鶉火又上百七十八年至僖公五年歲星當在大火麟德歷初見在張八度明年伏于翼十六度定在鶉火差三次矣哀公以後差行漸遲相去猶近哀公以前率常行遲而舊歷猶用急率不知合變故所差彌多武王革命歲星亦在大火而麟德歷在東壁三度則唐虞已上所差周天矣太初三統歷歲

星十二周天超一次推商周間事大抵皆合驗開元注記差九十餘度蓋不知嵗星後率故也皇極麟德歴七周天超一度以推漢魏間事尚未差上驗春秋所載亦差九十餘度蓋不知嵗星前率故也天保天和歴得二率之中故上合於春秋下猶密於記注以推永平黄初間事遠者或差三十餘度蓋不知戰國後嵗星變行故也自漢元始四年距開元十二年凡十二甲子上距隱公六年亦十二甲子而二歴相合於其中或差三次於

古或差三次於今其兩合於古今者中間亦乖欲一術以求之則不可得也開元歷歲星前率三百九十八日餘二千二百一十九杪九十三自哀公二十年丙寅後每加度餘一分盡四百三十九合次合乃加杪十三而止凡三百九十八日餘二千六百五十九杪六而與日合是為歲星後率自此因以為常入漢元始六年也歲星差合術曰置哀公二十年冬至合餘加入差已來中積分以前率約之為入差合數不盡者如歷術入之反

求冬至後合日乃副列入差合數增下位二筭乘而半之盈大衍通法為日不盡為日餘以加合日即差合所在也求歲星差行徑術以後終率約上元以來中積分亦得所未盡若稽其實行當從元始六年置差步之則前後相距間不容髪而上元之首無忽微空積矣成湯伐桀歲在壬戌開元歷星與日合于角次于氐十度而後退行其明年湯始建國為元祀順行與日合于房所以紀商人之命也後六百一筭至紂六祀周文王初禴

于畢十二祀歲在己卯星在鶉火武王嗣位克商之年進及與鬼而退守東井明年周始革命順行與日合于柳進留于張考其分野則分陜之間與三監封域之際也成王三年歲在丙午星在大火唐叔始封故國語曰晉之始封歲在大火春秋傳僖公五年歲在大火晉公子重耳自蒲奔狄十六年歲在壽星適齊過衛野人與之塊子犯曰天賜也天事必象歲及鶉火必有此乎復于壽星必獲諸侯二十三年歲星在胃昴秦伯納晉文

公董因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實沈之星晉人是居君之行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善成后稷是相唐叔以封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二十七年歲在鶉火晉侯伐衛取五鹿敗楚師于城濮始獲諸侯歲適及壽星皆與開元歷合襄公十八年歲星在陬訾之口開元歷大寒三日星與日合在危三度遂順行至營室八度其明年鄭子蟜卒將葬公孫子羽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

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中而曙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開元歷歲星在奎奎降婁也麟德歷在危危玄枵也二十八年春無氷梓愼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裨竈曰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開元歷歲星至南斗十七度而退守西建閒復順行與日合于牛初應在星紀而盈行進及虛宿故曰淫留玄枵二年至三十年開元歷歲星順行至營室十度留距子蟜之卒一終矣其年八月鄭人殺良宵故

曰及其亡也嵗在陬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昭公八年十一月楚滅陳史趙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嵗在鶉火是以卒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開元歷在箕八度析木津也十年春進及婺女初在玄枵之維首傳曰正月有星出于婺女裨竈曰今茲嵗在顓頊之墟是嵗與日合于危其明年進及營室復得豕韋之次景王問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殺其君之嵗嵗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嵗及大梁

蔡復楚凶至十三年歲星在昴畢而楚弑靈王陳蔡復封初昭公九年陳灾裨竈曰後五年陳將復封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自陳灾五年而歲在大梁陳復建國哀公十七年五及鶉火而楚滅陳是年歲星與日合在張六度昭公三十一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是歲星與日合于南斗二度昔僖公六年歲陰在卯星在析木昭公三十二年亦歲陰在卯而星紀故三統歷因以為超次之率考其

實猶百二十餘年近代諸歷欲以八十四年齊之此其所感也後三十八年而越滅吳星三及斗牛已入差合二年矣夫五事感於中而五行之祥應于下五緯之變彰于上若聲發而響和形動而影隨故王者失典刑之正則星辰為之亂行汩彞倫之序則天事為之無象當其亂行無象又可以歷紀齊乎故襄公二十八年歲在星紀淫于玄枵至三十年八月始及陬訾之口超次而前二年守之漢元鼎中太白入于天苑失行在黃道南

三十餘度閶歲武帝北巡守登單于臺勒兵十八萬騎又誅大苑馬大死軍中晉咸寧四年九月太白當見不見占曰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時將伐吴明年三月兵出太白始夕見西方而吴亡永寧元年正月至閏月五星經天縱横無常永興二年四月丙子太白犯狼星失行在黄道南四十餘度永嘉三年正月庚子熒惑犯紫微皆天變所未有也終以二帝蒙禍天下大亂後魏神瑞二年十二月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夕忽亡不

知所在崔浩以日辰推之曰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在此二日庚午辛未皆主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其後熒惑果出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水竭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齊永明九年八月十四日火星應退在昴三度先歴在畢二十一日始逆行北轉垂及立冬形色彌盛魏永平四年八月癸未熒惑在氐夕伏西方亦先期五十餘日雖時歴躔闊不宜若此隋大業九年五月

丁丑熒惑逆行入南斗色赤如血大如北斗器光芒震耀長七八尺於斗中句巳而行亦天變所未有也後楊玄感反天下大亂故五星留逆伏見之効表裏盈縮之行皆係之於時而象之於政政小失則小變事微而象微事章而象章已示吉凶之象則又變行襲其常度不然則皇天何以陰隲下民警悟人主哉近代筭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覩五星失行皆謂之歷舛雖七曜循軌猶或謂之天灾終以數象相蒙而喪其實故較歷必稽

古今注記入氣均而行度齊上下相距反復相求茍獨異於常則失行可知矣凡二星相近多為之失行三星以上失度彌甚天竺歴以九執之情皆有所好惡遇其所好之星則趣之行疾捨之行遲張子信歴辰星應見不見術晨夕去日前後四十六度内十八度外有木火土金一星者見無則不見張胄元歴朔望在交限有星伏在日下木土去見十日外火去見四十日外金去見二十二日外者並不加減差皆精氣相感使然夫日月

所以著尊卑不易之象五星所以示政教從時之義故曰月之失行也微而少五行之失行也著而多今畧考常數以課疎密畧例曰其入氣加減亦自張子信始後人莫不遵用之原始要終多有不叶今較麟德歷熒惑太白見伏行度過與不及熒惑凡四十八事太白二十一事餘星所差葢細不足考且盈縮之行宜與四象潛合而二十四氣加減不均更推易數而正之又各立歲差以究五精運周二十八舍之變較史官所記歲星二十

七事熒惑二十八事鎮星二十一事太白二十二事辰星二十四事開元歷課皆第一云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七十九